



## 市井烟火

## 进城的幺爸

□张祥华

幺爸在农村老家是护林员，一生爱树育苗还种树。

8年前，他进城住进了儿子买的新楼房。这是一楼，窗下有赠送的一块园地。小区里少树少花，闲着没事的幺爸趁回农村老家的机会，挖了几棵刺梅栽在了窗前的园地里。隔几日，小区物业来人，说小区绿化有统一布置，你栽的几棵树不整齐，“动员”幺爸自己处理了。

等了大半年，也不见统一绿化，幺爸想“自己太自私了”，怎么只在自家窗外栽树呢？于是，他又回乡挖了许多四季竹带回来，挖了小沟，栽下竹篱，把楼南面整个包了起来。

一个月后，二尺多高的四季竹渐渐青枝绿叶，变得好看起来。物业又派人来了，说楼前一律不准种竹篱笆，小区十栋楼都要在窗前空地安装石栅栏。没办法，幺爸又花了两天时间，挖掉刚生根叶茂的四季竹，雇车拉走。

第二年，小区还是寸草不生，绿叶不见，幺爸又“树”心不死。他跑回乡下，自掏腰包买了一车银杏和皂角树苗，又雇了几名工人，一天之内，小区几栋楼前的小路两侧，都栽上了两米来高的树苗。这一次，竟有两个多月平安无事。几场春雨过后，嫩生生的碧绿染活了小区风景，许多住户连连称赞。接着，有热心人用大红纸写了感谢信，贴在了物业办公室门口。表扬物业为小区业主办了一件好事，绿化了家园。转眼入秋，银杏树的叶子变成了金黄色，大家都觉得好美，加之听说银杏果和银杏叶都能入药，人们更是喜欢上了这满眼的金黄。

一天，幺爸刚走进小区大门，就见一位物业人员把一张大纸贴在告示板上。幺爸走近一看，连忙伸手把纸给撕了下来。为什么？原来那纸上写了一个“声明”，内容是小区内的树，是×楼×号辛老汉自费所栽，不是小区物业所栽云云。

幺爸对物业负责人说，小树成活了，邻居们也接受了，这是一件好事，但千万别说是个人所为，“物业的默许，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”幺爸握着物业负责人的手，十分感激地说。

几年过去了，花园小区的银杏树，成了这个小区以至临近几个小区人们观赏秋日美景的最佳场所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杂文学会会员)

## 现在该咋对外介绍我们的“那一位”

□熊葵阳

日前参加一聚会，同桌的恰好是几对夫妻，女士互相之间都认识，男士和大家都是首次见面。入座后，女士们便将自己的丈夫介绍给大家，几个女士在介绍丈夫时的称谓五花八门，颇为有趣。

相貌文静的教师，单手摊开，五指并拢，小臂倾斜，用像指黑板一样的手势对着旁边笑眯眯的丈夫介绍说：“这是我屋老张。”粗门大嗓的中年女士话没出口自己先笑了，一把搭在邻座光头男子肩上说：“这是我老公刘大头，哈哈。”年轻妹子拉着高大帅气丈夫的胳膊，大大方方地欠身道：“这是我先生小李。”70多岁的老大姐，中规中矩地介绍她的丈夫说：“这是我爱人老赵。”最后一位穿着简朴的女士略带羞涩地嗫嚅道：“这是我家的那个。”大家点头会意，表示知道“那个”的含义。

小小一桌人，丈夫们“法定”身份相同，妻子们却叫法迥异，各唱各调，说的天南地北，听的人理解会意，未见茫然之色，更无疑虑之声，气氛轻松融洽。一个“丈夫”的称谓衍生出如此众多的词汇，并且在实际生活中得到广泛运用，不能不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，传统与现代、中方与西方各种思想文化交流、碰撞、融合、创新的一个缩影。

民国时期，夫妻之间的主流称谓是“先生”“太太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夫妻之间统统改称“爱人”。据传，“爱人”称谓是从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的文人圈里开始流行的，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扩大到了全社会，成为时髦的流行语。

20世纪80年代初期，港台影视剧大量涌入，民众对影视剧中夫妻间“老婆”“老公”的称谓，从最初感到新奇，到逐渐接受模仿，继而一发不可收拾，商场饭店、街头巷尾，“老公”“老婆”之声铺天盖地，不绝于耳。有学者看不下去了，于是撰文批判，并且引经据典地说，“老公”这一称谓在中国的某一朝代及以后，专指阉人、宦官及太监，含有轻蔑贬低之意，民众盲目崇拜港台，实属自轻自贱，贻笑大方。看了此类文章，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，遂郑重告诫妻子，以后千万不要以“老公”称我或在我面前介绍，妻子谨记照做，两人相安无事。

但是，我的悬崖勒马，又带来了新的问题，妻子在社交场合介绍我时，总是吞吞吐吐，支支吾吾，刚说了个“我的……”就把后面的词省略了，代之以拉胳膊等肢体语言解释，让人明白我们的关系，时间一久，感觉特别不是滋味。

一个偶然机会，听到兵工厂的几个老职工，在讲到他们的妻子时，用了“家属”一词，让我眼前一亮。“家属”这个词原本属于那个特殊年代，国家大型厂矿企业对其职工配偶的专用语，后逐步扩大到社会，但流行面不是很广，可我倒觉得“家属”这个词不错，中性温和，不雅不俗，不新不旧，不土不洋，特别适合中老年人，经过十多年的亲身实践，自身感觉和社会效果都非常明显。

时代的发展，社会的包容，文化的多元，使得夫妻之间的称谓越来越丰富，但遗憾的是，目前仍然缺乏一种为大众普遍接受的，适合不同地区、不同场合、不同群体的主流称谓。夫妻之间对外介绍自己的“那一位”时，使用“这个那个”的尴尬仍会延续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州区人大)

万盛城北夹皮沟  
有条亚洲最长载人缆车

□孙炳林

20世纪70年代初，重庆万盛城北上行8公里深山河谷的“夹皮沟”，修建了一条载人缆车，全长420米的双轨道缆车，由煤矿企业承办，全员免费乘坐。这座服务矿山的载人运行缆车规模之大，不仅位居重庆第一，当时也是亚洲第一。

千余步梯坎  
让人望而却步

1958年，国家加快工业建设，急需钢材，而煤矿产量的多少，将决定钢产量的多少。1959年，四川省煤炭厅第一建井公司二工程处，在万盛红岩夹皮沟孝子河畔开建红岩煤矿，矿井海拔高度360米，设计年生产能力81万吨。该矿地质条件复杂，地下隐藏着暗河，是全国有严重水患威胁的矿井之一。

红岩煤矿地处两山夹一沟的山谷，一条孝子河自北向南川流而过。两面山顶垂直高度约300米，两山河谷间距不足200米，孝子河谷东西两岸，建约8米高河堤，堤与山脚空间填平形成狭长的平地，建办公楼、职工宿舍、矿灯房、澡堂、供应材料库房和煤仓等。

1965年12月25日，红岩煤矿投产，全矿有职工2000余人，职工家属住宅区建在东山山顶上，共18栋楼房。建矿时，为便于职工上下班和家属出行，在矿井上方荒山坡修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石梯人行道，石梯全长1265步梯坎，梯道宽仅1.2米，每30步石梯间有一块约1平方米的平台，可供行人短暂歇息。煤矿工人苦战煤海，下班出矿井已筋疲力尽，再爬千余步高山坡回家，走上山顶最快也要半小时，走得汗流浹背腰酸腿痛，实在太辛苦了。

巨大落差  
半小时与三分钟

1970年初春，南桐矿务局替职工分忧解难，决定筹集资金，修建红岩夹皮沟缆车。

缆车位置在红岩煤矿井口南侧约100米处，直线向上穿越石梯道中部至山坡垭口桃子坪，建双轨缆车坡道，整体斜坡约30度、垂直高度200米。施工队由工人村的家属工和抽调矿上有技术的泥工组成，他们负责修筑缆车道墙体。矿运输队钉道班工人则负责铺设全长420米的双轨道钢轨。

设计的单轨距为1米，轨道间距安装了32个铁地滚，以减轻钢丝绳摩擦。缆车道上下两端，分别修建了斜坡梯道以及供行人上下的车场和信号工值班房。

1971年7月1日工程完工，两辆缆车一上一下飞驰在铁道上，似奔驰的骏马隆隆欢歌，场面颇为壮观。坐上缆车后，以往爬坡最快也要半小时的路程，现在只需3分钟就可到达。每个缆车箱设有三道门，方便行人进出；缆车箱上端底部还设有自动刹车装置，以确保安全运行。此外，矿运输队还制定了乘员乘车制度及检修时间，每天9至11时、15至17时为缆车检修时间。

安全运行41年  
无重大事故

红岩夹皮沟的载人缆车能爬上高山坡，这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一件新鲜事，人们奔走相告蜂拥而至，以先乘为快。很多人甚至坐了一趟不想下车，又续坐下一趟，以体验缆车腾云驾雾的快感。

缆车开通，减轻了矿工出行的体力消耗，有利促进生产提高工效，也方便了家住平洞的小学生上学。缆车运行后，创下41年无重大安全事故的奇迹，为矿山企业的发展、支援国民经济建设立下大功。

2012年秋，红岩煤矿工人村整体棚改搬迁，破旧楼房人走楼空，缆车也失去了使用价值，完成其历史使命，载入史册。如今，矿井已关闭，缆车已停运，但缆车轨道却依然挺立坚守岗位。前不久，传闻有热心人想在此规划建设“矿山公园”，若能圆梦，夹皮沟矿山缆车有望焕发青春。

(作者系万盛红岩煤矿子弟校退休教师)



万盛缆车